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九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ISBN 7-5333-0535-3



EB37/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九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九九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聖學宗傳十八卷(二)

〔明〕周汝登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王世禔等刻本

一

鹽梅志二十卷

〔明〕李茂春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自刻本

二七九

刻漢唐宋名臣錄五卷

〔明〕李廷機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李存信刻本

五一

栖真志四卷

〔明〕夏樹芳撰

安徽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七六八

聖學宗傳十八卷(二)

〔明〕周汝登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王世
輅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學宗傳

十八卷》提要

聖學宗傳卷之六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燦 參閱

穆修

穆修字伯長宋時汝陽人師陳搏傳易學性豪
褊少合人有書其詩於禁中者直宗見之而問
或對曰穆修上曰有士如此何以不薦宰相丁
謂對曰此人行不逮由是上不復問登進士第
為潁州文學叅軍當時呼曰穆叅軍老益貧家
聖學宗傳入卷之六 乙

有唐本韓柳集修因丐于所親得鏤板印數百
帙携入京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伯長
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
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事聲律未知古
文修始為之倡其後尹洙從之學古文又傳其
春秋學伯長之學得自陳搏按搏字圖南賜號
希夷亳州人隱居華山多閉門獨臥至百餘日
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問黃白之術曰陛下為
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豈宜留意於為金乎世

宗不悅放還山太宗卽位再召之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練養之道皆所不知然正使白日昇天何益於世聖上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喜甚太宗問曰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爲治卽今之堯舜也夫以搏之言如此其學術可窺而伯長之淵源亦可覩矣故朱子曰

聖學宗傳卷之六

二

世但以圖南爲學神僊術非知圖南者也圖南之傳直至康節而張敬夫又曰濂溪始學陳希夷當必有據云

胡瑗

胡瑗字翼之宋泰州海陵人門人稱爲安定先生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與其父言曰後當爲國家偉器貧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

以易經教授吳中范仲淹與游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更定雅樂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辟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安定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與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皇祐中授國子監直講遷大理寺丞安定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安定弟子士常居四五嘉祐初仍治太學以

聖學宗傳卷之六

三

三百七

太常博士致仕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者以安定爲首稱陳瓘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否積曰有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一姬一曰延積中堂二姬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積又云安定先生居湖其倅不甚加禮一日積欲往見之間先生宜何以答之先生曰若思而後往便是不誠直已而往可也積聞此語遂大開悟

李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宋青州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坦率自信無矯厲師河南穆伯長治性卞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之中挺之事之益謹承順如父兄卒能受易任孟州司戶挺之不事儀矩時太守范雍以此頗不悅雍建節移鎮延安郡僚多送至境外挺之但別於近郊衆或讓之挺之曰情文貴稱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未幾雍謫守安陸過洛陽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挺之公檄

聖學宗傳卷之六

四

往省之雍始稱歎遂受知焉又嘗爲衛州共城令時康節居祖母服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挺之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康節始傳其學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欄坐必拜先示之以陸淳春秋然後授易而終焉挺之

器大久不調或惜之石延平曰時不足以器盍去之遂隱去

邵雍

邵雍字堯夫諡康節其先范陽人祖徙衡漳父徙共城堯夫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之才之傳遠有端緒堯夫受學焉堯夫年三十游河南堯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已而踰河濱

聖學宗傳卷之六

五

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築安樂窩以居自號安樂先生病畏寒暑嘗以春秋時行游每出乘小車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或經月忘返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入相舉遺逸以堯夫應詔不起呂誨等薦除潁州團練推官受命卽引疾於是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嘗謂堯夫曰先生可

衣此乎堯夫曰其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富
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堯夫天津隱
居相邇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堯夫曰公相招未
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嘗令二青衣蒼頭掖
之以行一日與堯夫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
步下堂堯夫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弼曰忘却
拄杖矣弼以堯夫年高勸學修養堯夫曰不能
學人胡走亂走也弼嘗患氣痞堯夫曰好事到
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弼笑曰此事

聖學宗傳入卷之六

六

未易言也弼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因
戲之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
者皆欲投劾而去堯夫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
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
而去何益堯夫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
州令一日守請堯夫與惇會惇縱橫議論初不
知堯夫因語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
也知花爲甚堯夫乃言曰洛人以見根撥而別
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

而後知者下也惇默然惇後欲從堯夫傳數學
堯夫謂須十年不仕乃可蓋不之許也邢恕欲
從堯夫學堯夫畧爲開其端倪恕援引古今不
已堯夫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熙
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光曰雍欲觀化一
巡光曰未必至此堯夫笑曰死生亦常事張載
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
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
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曰先生至

聖學宗傳入卷之六

七

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
者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
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
處况能使人行也一日伊川又往視之曰堯夫
平生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
也得依你說一日有新報堯夫問有其事曰
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七月初四日
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長於太平世死於太
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造

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
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
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
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
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
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其難其
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堯夫德器粹然不事祿祿不設防吟群居笑
終日不爲其異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

聖學宗傳卷之六

八

人明道兄弟初侍其父識堯夫後訪堯夫於天
津之廬堯夫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論議終夕明
日二程謂人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
古之豪傑也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學也
堯夫嘗自號無名公作無名公傳曰無名公生
於冀方長於冀方老於豫方終於豫方年十歲
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澤十去其一
二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
澤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

人之情已之澤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去其
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澤十去其七八矣
五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
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
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
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
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
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
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

聖學宗傳卷之六

九

三百三

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
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矣無名者
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
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
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
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
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
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
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

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
有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爾
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
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禱災對曰未嘗妄
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詣福若待求天可
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
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未醺而罷
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
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
聖學宗傳下卷之六

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
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
于肩室大千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
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
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
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
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羣
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
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

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
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
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
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
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
之肺腑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
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謬未
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
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

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
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
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
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宮中和天
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
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所著書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等
其畧曰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
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

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 聖也者人之至者也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 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

聖學宗傳六卷之六

十二

三

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與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受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能知其天下之

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與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與以

聖學宗傳六卷之六

十三

三

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五霸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於大君其斯之謂與 所謂皇帝王霸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而已但用無爲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則禽獸

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
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
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
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
而觀之也 人能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
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
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
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
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
聖學宗傳六卷之六 十四

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舍動靜將
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也與夫一動
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知
仲尼之所以能蓋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微迹
也故其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與 是知言之於口不
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
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
心神得而知之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

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
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
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
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
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
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
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
聖學宗傳六卷之六 十五

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心
爲太極曰道爲太極 形可分神不可分 先
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
道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
以其本於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爲神
者至言也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
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精氣爲物形也游魂爲
變神也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知易者
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

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爾人能明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劉絢問無爲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 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聖學宗傳卷之六 十六

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脾脈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鬼脾之靈曰魂脈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脈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氣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鬼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備具然後謂之人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鬼交形返則精鬼存神魂行於天精鬼返於地行於天則謂之曰陽行返於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而夜伏者聖學宗傳卷之六 十七

其又何敢道此明珠良玉所謂人人有貴於
己者巨海名山卽世間也欲識出世法必從世
間求堯夫他詩有云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
是知出世不離在世先後二字亦不必泥觀易
詩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
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
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
只在人蠡測曰此明造化在手宇宙生身極切
荷欄詩六尺殘軀病復羸况堪日日更添衰

聖學宗傳卷之六

十八

蒲懷可惜精明處一語未能分付時沙裏有金
然索揀石中韞玉柰何疑此情牢落西風暮倚
遍欄干人不知蠡測曰疑字說盡人蔽處自疑
自怯所以終不知(知識吟)目見之謂識耳聞
之謂知柰何知與識天下亦常稀蠡測曰人人
有目人人有耳人人能見人人能聞何以知希
識希此是入悟之門(仁聖吟)盡道之謂聖如
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蠡測曰道
者路也徐行翼趨步步踏着不生疑畏便是道

道便是聖矣天者自然也不學不慮孩提已能
只如此去便是如天便是仁矣仁聖何難而謂
莫敢倫哉(藥物吟)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
鼻人之靈皇王帝霸由之生天意不遠人之情
飛走草木麋旣別士農工商自安得歲豐
時常平樂與萬物同其榮蠡測曰皇王帝霸世
界汙隆而天之明人之靈萬古如故類之別品
之成一毫不移故汙隆升降豈是由天意而實
人情爲之也忘情則時常平矣(月到吟)月到

聖學宗傳卷之六

十九

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清夜吟)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
味料得少人知(天聽吟)天聽寂無音蒼蒼何
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自餘吟)身生
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
(暮春吟)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
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伊川云
堯夫有詩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蒲懷都是春
又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卷舒

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皆不止風月言
皆有理又詩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
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伊川於此不逮堯夫又云
堯夫詩雪月風花末品題他把這些事便與堯
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
道來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個
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或問近日學者有厭拘
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爲人
如何曰邵子胸襟中有這個學能包括宇宙終

聖學宗傳卷之六

二十一

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下得今人却恃個甚
復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
帝霸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堯夫猶空中樓閣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宋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
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
主簿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
使王達欲深治之達酷悍吏也衆莫敢爭茂叔
獨與之辨不聽乃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曰如

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悟因得

免且賢茂叔薦移郴州桂陽令郡守李初平知

茂叔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茂叔論學歎曰吾

欲讀書何如茂叔曰公老無及矣請得爲公言

之初平逐日聽茂叔語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

部使者趙清獻公并感於譖口臨之甚威茂叔

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清獻守虔熟視其所爲乃

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

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并及吕公著薦爲廣東

聖學宗傳卷之六

二十二

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

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

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

取管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并再鎮蜀將奏用之

未及而卒年五十七謚謚曰先生博學力行會

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以元易

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

濂溪始掾安南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

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使二子

顥願往受業焉茂叔每令人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言與默也之意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訪茂叔茂叔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茂叔過之與之語獨移時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安石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謁濂溪足三及門而不

聖學宗傳下卷之六

王

三

見安石志曰吾獨不可自求之乎伊川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明道少年好獵既見茂叔自謂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見獵者有喜心乃知茂叔非虛言也蒲宗孟曰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與邵伯溫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揆訪先君先君因與論道伊川指面肉食梟曰此梟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

在其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公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黃廷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黃瑞節曰或謂先生太極圖得之穆修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朱子獨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程子曰周茂叔窮禪客臧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絀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嚙嚙之耶晦菴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也所著有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

聖學宗傳下卷之六

王

三

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

聖學宗傳下卷之六

二十四

三百四十四

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朱子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這箇道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之爲言甚也極至之甚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又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動靜非

極而所以動靜者乃太極也故謂非動靜者有太極則可謂動靜便是太極則不可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個圈子何嘗有異有理卽有是物無先後次第之可言推之於前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着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又曰太極是箇太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個物似字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

聖學宗傳下卷之六

二十五

三百四十五

極是多少大無一個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當認得這個意思又曰人身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或問曰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何朱子曰焉知其不曾說曰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已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已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恐徒長人臆度思想之見三理會不得者固如是若理會得